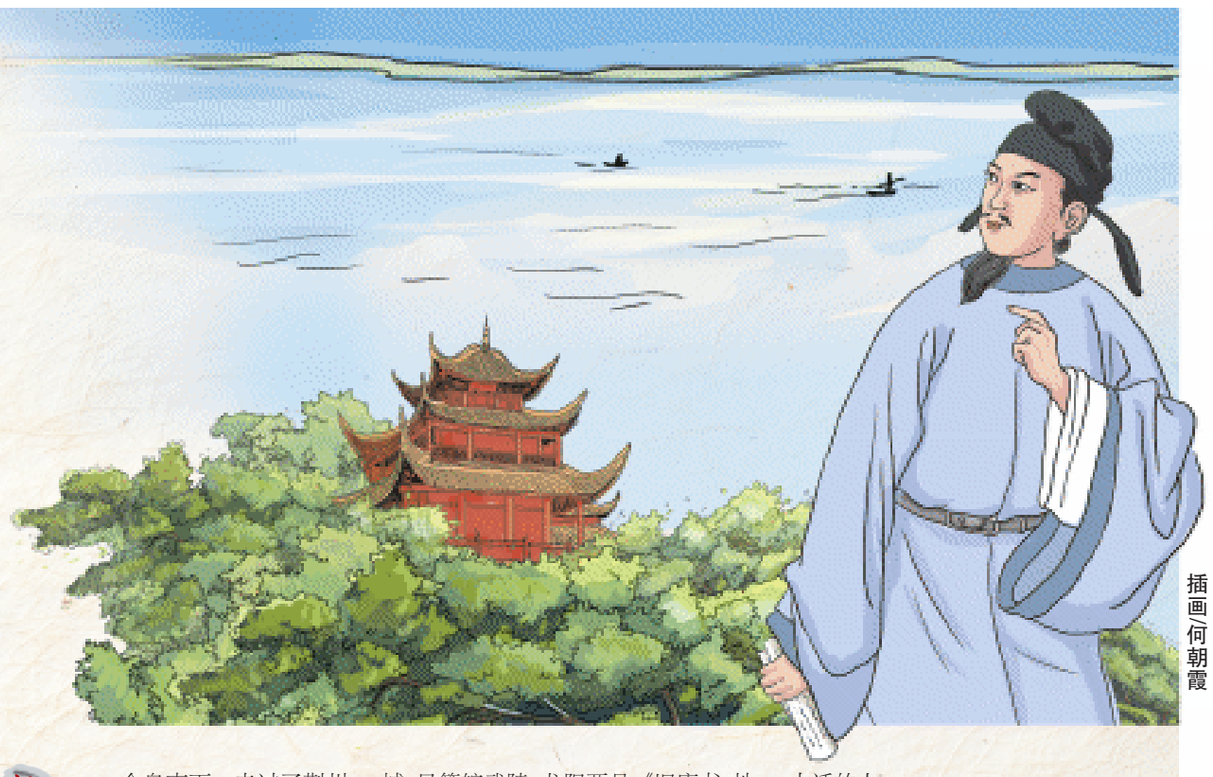
长沙晚报
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
橘洲
文苑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李乐

我言秋日胜春朝

晓寒

刘禹锡在《送周鲁儒序》中说：『潇湘间无土山，无浊水，民乘是气，往往清慧而文。』『清慧而文』既是湖湘文化的特征，也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之一。几上几下，刘禹锡多次滞留长沙，用独特的慧眼观察长沙，用清新隽永的文字吟咏长沙，给长沙留下了无尽的诗意……



插画/何朝霞

壹

那年秋天，刘禹锡北上停留长沙，特意涉水登上橘子洲。江水如练，波光若金，似一幅金色的画卷，不觉诗兴大发：“橘洲泛浮金实动，水郭缭绕朱楼騫，语余百响入天籁，众奇引步轻翩翻。”

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春天出任连州刺史，直到元和十四年(819年)，刘禹锡因母丧离开连州返回洛阳。连州在今广东西北，但那时属湖南观察使管辖，刘禹锡在《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》云：“谪在三湘最远州，边鸿不到水南流。”在连州所作《元日感怀》曰：“振蛰春潜至，湘南人未归。”作为连州刺史，刘禹锡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长沙向湖南观察使禀报工作。

“橘树沙洲暗，松醪酒肆香。”“茅岭潜相应，橘洲傍可指。”刘禹锡不止一次游览橘子洲，长沙和橘子洲始终是他人生历程一个美好的印痕，让他流连、留念。

“长沙男子东林师，闲读艺经工弈棋。有时凝思如入定，暗覆一局谁能知。”几上几下，刘禹锡多次滞留长沙，用独特的慧眼观察长沙，用清新隽永的文字吟咏长沙，给长沙留下了无尽诗意。

永贞元年(805年)冬季的一天，匆匆南下的刘禹锡来到洞庭湖畔，这是他首次踏上湖南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
天色阴沉，树木褪去了往日的繁华，四周辽阔而萧索。冰冷的风长驱而至，掠过浩瀚的湖面，卷起层层波涛后杀上岸来，掀起他满是灰尘的青衫。身心疲惫的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岳阳楼，远眺空茫的湖面，内心也像眼前的大湖风起云涌，惊涛拍岸。

八百里洞庭，莽莽苍苍，看不到尽头。这是迁客的洞庭，孟浩然来过，王昌龄来过，李白来过，杜甫也来过，这更是屈原的洞庭，他曾经“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。远处，仿佛有一叶孤舟缓缓而来，随着波浪一起一伏。船头坐着头戴高冠、身着青色长袍的屈原，他沉默不语，目光满是悲戚。刘禹锡揉了一下眼睛，《楚辞》中那些充满想象和哀怨色彩的句子接二连三地跳进他的脑海，“将运舟而下浮兮，上洞庭而下江。”“驾飞龙兮北征，遭吾道兮洞庭。”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出身贵族主张变法的三闾大夫，一腔热血，壮志未酬，写不尽的孤臣血泪，时隔千年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寒风呼啸着，利刃般从刘禹锡的脸上刮过，默然伫立的他并未感到寒冷，目光四处巡睃，当投向隐隐约约的君山时，突然想起了另一个人——秦始皇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始皇帝南巡途中，在君山岛附近“逢大风，几不得渡”。秦始皇迁怒于君山的草木，“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”，竟让碧绿的君山岛变得光秃秃的，裸露出赭色的泥土。

历史荒谬而又真实，几度夕阳红，青山依旧在，而“海内为一，功齐三代”的秦始皇早已在时间的长河化作了尘土。千秋功名，一旦成空，这世间有什么是永恒的呢？他奔涌的思绪化作了那首著名的《君山怀古》：“属车八十一，此地阻长风。千载威灵尽，赭山寒水中。”

诗的格调沉郁落寞，从中可以看出，此时的刘禹锡，内心充满幻灭感。这并不难理解，从天子堂沦为左降官，从人生的巅峰跌入命运的谷底，换谁不是这样呢？

思绪一直像湖水在心中翻腾，往事一一涌上心头。

他祖籍洛阳，出生在苏州的一个小官僚家庭中，据说他的母亲曾做过一个梦，梦见他是大禹所赠，因此起名为禹锡，字梦得。他在自传中说，他的先祖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，也就是刘备常挂在口上的“我乃中山靖王之后”的那个靖王。

他天资聪颖，自幼喜好诗书，并拜当时声名远播的诗僧皎然、灵澈为师。19岁那年，他北上洛阳、长安，开启了游学之旅，并很快在士林中崭露头角。

三年后，也就是贞元九年(793年)，22岁的他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科举考试，一举考取进士，还在同榜进士中结识了小他一岁的柳宗元。同年他又参加了博学鸿辞科的考试，同样畅通无阻，一考即过。

科举考试的难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，素有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的说法。白居易27岁考取进士，当时不乏自鸣得意，“慈因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尽管年轻得志，刘禹锡却没有风光无限的骄傲，曾写下《华山歌》，其中有这样几句，“高山固无限，如此方为岳。丈夫无特达，虽贵犹碌碌。”只有华山才称得上是巍峨之岳，大丈夫若无特别的胆识和才能，即便高位尊贵仍显得微不足道。在他看来，考取功名无非就是个起点，如何攀上峰顶成就一番事业才是大丈夫所为。

踏入仕途后他也是一路顺风顺水，从太子校书做到了监察御史。

永贞元年(805年)，唐德宗驾崩后，唐顺宗李诵即位。初登帝位的唐顺宗雄心勃勃，启用王叔文和王伾，拉开了革除弊政的序幕。也就是在这时，他和柳宗元得到了王叔文和王伾的重用，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圈，“时号二王、刘、柳。”想想那时是多么的意气风发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重权在握，怀揣着政治理想，勾勒出一幅壮丽的蓝图，似乎看到朝野的积弊一扫而空，上下欣欣向荣的局面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八月，顺宗退位，宪宗登基，仅仅维持了一百多天的“永贞革新”宣告失败，王叔文首当其冲被贬为渝州司户，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，革新派的其他成员也如同惊弓之鸟，唯恐厄运降临。一个月后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在萧瑟的秋风中，踏上了南下的贬谪之路

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，南下的路跟他后来在《燕喜亭记》中所记载的一样：“道途所经，自蓝田入商洛，涉淅湍，临汉水，升岘首以望方城；出荆门，下岷江，过洞庭，上湘水，行衡山之下，繇郴逾岭。”

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他过蓝田，途经洛阳的时候，许多朋友摆酒相送，酒后，他写下《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》：“谪在三乡最远州，边鸿不到水南流。如今暂记尊前笑，明日辞君步步愁。”这趟行程，他战战兢兢，每往前走一步，愁绪就增加一分。

贰

仓皇南下，走过了荆州道，三天后，他到达了江陵，见到了在御史台供职的昔日同事韩愈，但命运恰恰相反。“二王革新”势头正旺时，韩愈因上书被贬阳山县令；而革新失败，他却重新启用，“量移”江陵，韩与刘禹锡在荆州相遇，韩愈尽管有心结，仍然设宴招待，诗酒唱和。

跟韩愈在江陵分开后，刘禹锡得到朝廷诏令，改授朗州(常德)司马，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刘禹锡内心更加悲戚，刺史好歹是一个州的行政长官，而司马却只是个安置贬官的闲职。

刘禹锡正在贬谪途中，不允许长时间逗留，唐玄宗天宝五年(746年)规定，“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，日驰十驿以上起任。”唐代一驿为三十里，也就是说每天要走三百里路，这是指罪行较重的，有差官押送。按《新唐书》的说法，正常一天的行程，“乘传者日四驿，乘驿者六驿”。传是指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，驿是驿站好马拉的车。不管四驿还是六驿，急着赶路是肯定的。

一切已成定局，再想也没有用，走吧。刘禹锡这样宽慰自己。他回过头来，打量着南边，那里是长沙，曾经有一个他倾慕的人贾谊，只是这次无缘拜谒了。

一路上，他仍在想着他将去的朗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只是他没有想到，此后，他会一再经过这个湖泊，并在19年后的一个秋夜，在此写下流传千古的《望洞庭》。

唐代的湖南，蛮荒偏远，文化教育落后，是官员的流放之所，因屈原和贾谊流放于此，又被称为“屈贾之乡”，这片土地染上了浓重的哀凉色彩，这一点杜甫深有感触：“湖南清绝地，万古一长嗟。”加之奇异的山水，又放大了这种情感，陆游说得特别直接：“挥毫当得江山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。”一个落拓的诗人，一旦走进这片土地，便注定会与之擦出灵魂的火花，甚至有可能重塑性格，获得涅槃，刘禹锡便是其中的典型。

刘禹锡到达朗州时，已是寒风萧萧的隆冬。当时的朗州是一座偏僻的小城，只管辖武陵、龙阳两县，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记，朗州距长安二千一百余里，天宝间人口仅有四万三千余人，属下州。就在当年的夏天，洪灾暴发，沅水漫溢，冲破旧的堤防，四处一片汪洋，无数房屋毁于一旦，灾民流离失所。当时的情形，董侯在《修阳山庙碑》里有记述：“永贞元年，沅水泛溢，坏及庐舍，几盈千室。生人禽畜，随流逝止。”生产力落后的年代，灾后重建是个漫长的过程，大半年过去了，洪水肆虐之处，仍然是哀鸿遍野，满目疮痍。站在寒风中极目远眺，刘禹锡的心像天气一样寒冷，为灾民，也为自己。

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他只是“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”，司马虽属正六品上，但员外置等于在编制之外，按朝廷规定不得干预政务。既无公务，也无官舍，不像官员，更像是囚徒。他先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但年关在即，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，直到年后，州府才为他找到了城南鼓楼旁一处城墙边的茅舍。他和老母、妻儿，还有从兄从侄等近十口人同挤在这茅屋里。对于这个住所，刘禹锡在后来做过一些描绘，“昔日居邻招屈亭，枫林橘树鹧鸪声。”“若问骚人何处所，门临寒水落江枫。”“穷巷唯秋草，高僧独叩门。”尽管简陋，又远离闹市，但他对这个住所还是满意的，面临沅水，有成片的枫林和橘树，不时能听到鹧鸪的叫声，最关键的是紧靠着招屈亭。自古以来，逐臣喜欢自比屈原，希望从屈原的身上得到一丝慰藉，希望他那种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精神不断地激励自己。

安顿下来后，困难就来了。长期生活在京城的他无法适应朗州的湿冷，彻骨的冷让他备受折磨，他后来写道，“岁中三百日，常苦风雨多”。这或许倒在其次，最难的是和当地人语言不通，无法交流。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里说，“(朗州)地居西南夷，土风辟陋，举目殊俗，无可语言者。”人在某些时候会爱上孤独，但再怎么热爱孤独，也无法生活在真空中，他急于找一个粗通文墨、能说上话的人。

刘禹锡最先与刺史宇文宿成了朋友，随后结识了荆南节度使幕僚董晋，又通过董晋结识了“能道古语可与言者”的顾彖，交流的问题解决了。这时，刘禹锡仍在幻想着自己被大赦，因为很快就要改年号，一般这种情况朝廷都会大赦天下。

元和元年(806年)，宪宗皇帝大赦天下，许多流官被征召回京，刘禹锡似乎看到了希望。然而很快，希望之火就被一瓢冷水浇灭。八月，宪宗下诏：“左降官柳宗元、刘禹锡等八人，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”这意味着，这些人的命运已经定格。

刘禹锡南下时带着一把佩刀，但因为南方雨水淋漓，天气潮湿，导致刀生锈拔不出来，最后只能破鞘拔刀。拔出来后，刀已锈迹斑斑，惨不忍睹，有客人送给他一块磨刀石，才使生锈的佩刀重现锋芒。于是，他写下了《砥石赋》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即赋形而终用，一蒙垢焉何耻？感利钝之有时兮，寄雄心于瞪视。”既然宝刀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而最终被人所用，那么一时蒙上污垢又怎能算是耻辱呢？我深感刀的利钝变化有一定的时机啊，便把施展抱负的雄心寄托在瞪眼注视的时机上。

这件事给了他启示，在刘禹锡看来，他被贬谪的不幸就如同这宝刀蒙垢，不足挂齿，要振作精神，砥砺进取。他调整了心态，既然回不去，那就好好活，不能辜负自己。从此，他尝试着融入当地的生活，在山水之间寻求精神寄托。

他吊屈子，寻古迹，赏孤峰，游桃花源，听洞庭渔唱，笔触伸向山川、古迹、风土人情、生产劳动，为一方土地放歌。他写阳山庙，“荆巫脉脉传神语，野老娑娑启醉颜”；写汉寿城，“汉寿城边野草春，荒祠古墓对荆榛”；写竞渡，“沅江五月平堤流，邑人相将浮彩舟”；写采菱，“争多逐胜纷相向，时转兰桡破轻浪”；写畲田，“何处好畲田，团团缦山腹。钻龟得雨卦，上山烧卧木”……既有思古之幽情、兴废之感叹，又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。

叁

刘禹锡经常在郊外看见青年们“联歌竹枝，吹短笛，击鼓以赴节”，那些民歌带着水淋淋的山野气息，尽管唱词杂乱，但旋律婉转，清脆动听。

刘禹锡嫌歌词鄙陋，联想到屈原以楚地风俗作《九歌》，就改编它的曲调和歌词，作《竹枝词》新调九章，“教里中儿歌之”，一时间，朗州地方的溪边、山野等地所唱的夷歌俚曲，“率多禹锡之辞也”。它还传播到洛阳、长安等地，《竹枝词》也成为唐教坊曲名。

这期间，他去得最多的是桃花源。桃花源因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闻名于世，天宝七年(748年)朝廷颁诏，明确桃花源的大小范围，并且免除20户农户的赋税。王昌龄被贬龙标途中曾到这里游览，写下《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》，其中第二首写道：“先贤盛说桃花源，尘忝何堪武陵郡。闻道秦时避地人，至今不与人通问。”

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气节，让刘禹锡深为折服。他多次出游桃花源，写下了一系列诗文，如《桃源行》《伤桃源薛道士》《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》。还写下了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《游桃源一百韵》。与桃花源的山水结下了不解的缘分，算得上是桃花源早期的代言人。

“尘中见月心亦闲，况是清秋仙府间。凝光悠悠寒露坠，此时立在最高山。碧虚无云风不起，山上长松山下水。群动翛然一顾中，天高地平千万里。”这是出自《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》中的诗句，月光似露，天高地阔。全诗营造了幽静的意境，由景生情，气象开阔。

时间奔跑之快，如风卷残云。随着一天天过去，刘禹锡的足迹遍及朗州的山山水水，朗州的山川草木给了他心灵的慰藉，让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灵魂的救赎，重塑了自我，赋予了他永不妥协的桀骜和步月登云的豪气。

元和八年(813年)，在朗州陪伴他8年的妻子薛氏撒手人寰。刘禹锡含泪写下《谪居悼往二首》。其一曰：“悒悒何悒悒，长沙地卑湿。楼上见春多，花前恨风急。猿愁肠断叫，鹤病翘趾立。牛衣独自眠，谁哀仲卿泣？”字字带泪，深情溢于言表。

丧妻之痛并没有击倒这个真正的汉子，其时，董晋和顾彖相继去世，宇文宿也已于头年冬天去异地赴任。窦常担任朗州太守后，顺从民情，率领百姓疏浚河道，高筑堤防，“是岁大穰，老百姓安居乐业。于是，窦常组织闲余劳力，重修郡北的一座短亭，于九月九日竣工，并请刘禹锡写下《武陵北亭记》。

也就在这段时间的某天，刘禹锡面对绚烂的秋色，写下了著名的《秋词二首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这是其中的第一首，开篇便不同凡响，直抒胸臆，一扫文人墨客悲愁的落寞，继而笔锋陡转，气象愈加开阔，一鹤凌云，遨游碧霄。那鹤是孤傲的，有压倒万物的气势。那鹤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鹤，而是诗人自己，如同鲲鹏展翅，把一腔豪情洒向高天白云。同样被贬，同样写秋，不像白居易被贬江州写秋月的满腹惆怅，“临风一叹无人会，今夜清光似往年”；更不像柳宗元在永州时的悲悲切切，“海畔尖山似剑铓，秋来处处割愁肠”。正是因为这种雄浑壮丽，这种进取、乐观与豁达，使这首秋词成了千古绝唱。

元和九年(814年)十二月，寒风凛冽。刘禹锡接到了回京的诏书，他匆匆踏上行程，回望这片土地，不由百感交集。他想起了十年前的冬天，同样的寒风嗖嗖，十个年头，三千多个日日夜夜，他与这片地结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情。留下了161首诗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谪居沅湘间，为江山风物所荡，往往指事成诗歌。”

刘禹锡成了朗州的一张文化名片，朗州迎来了刘禹锡，是朗州之幸。而走进朗州，是刘禹锡的幸运，这片土地，锻造了他坚韧豪放的性格，重塑了他的灵魂。

刘禹锡一路北上，走到汨罗江畔时，见到了柳宗元。一别十年，恍然如梦，彼此之间有很多话想说，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。望着江上翻滚的波涛，豪气在刘禹锡的心中升腾，他朗然吟道：“莫道谗言如浪深，莫言迁客似沙沉。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此时的柳宗元，不再像在永州时那样惊恐万状，愁肠百结，当年的抱负又开始重上心头，随即吟出一首《汨罗遇风》：“南来不作楚臣悲，重入修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”

刘禹锡和柳宗元回到长安时，已是春天。农历二月，桃花初开，正是赏花的时节。刘禹锡与柳宗元、白居易、元稹等人相约去玄都观赏花，玄都观始建于后周，那里的桃花十分有名。

桃花灼灼，人流如潮，刘禹锡触景生情，挥笔写下《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这首诗看似平淡，却充满了不屑和辛辣的讽刺，刚一传开，便刺痛了当权者敏感的神经。

元和十年(815年)三月，唐宪宗再次下旨，以柳宗元为柳州刺史、刘禹锡为播州(遵义)刺史。柳宗元在接到圣旨后向宰相裴度求情：“梦得有八十老母在堂，今日一去，便是生离死别。人活一世，忠孝不能两失。请您禀告圣上，我愿拿柳州换播州。”裴度听罢很是动情，如实上奏。宪宗对裴度一番责备，“那些做人家儿子的人，做每件事时特别需要谨慎，常常要担心留给父母亲的忧虑。”随后又缓和了脸色，同意让刘禹锡改授连州，柳宗元继续出任柳州。

苦等十年，回到京城屁股还没坐热，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。刘禹锡和柳宗元，一路南下，再次经过湘江，原以为可以在京城一展抱负，没想到，刚过一个月，再次和湘江相遇了。桨声咿呀，孤舟溯江而上，像穿行在一场梦中，柳宗元虽没有了在永州时的惶恐，仍忍不住悲从中来，“好在湘江水，今朝又上来。不知从此去，更遣几时回？”

肆

到达长沙，看到了长沙驿站前的南楼。一下子勾起了柳宗元的回忆，他13岁时曾随父亲到过这里，30年后，再次见到这所南楼，怎能不感慨，写下了《长沙驿前南楼感旧》：“海鹤一为别，存亡三十秋。今来数行泪，独上驿南楼。”

这一次，刘禹锡终于踏上了长沙这片司马迁口中的“卑湿之地”。这一次是出任刺史，不再像上次去朗州那样行色匆匆，他决定去拜谒心中倾慕已久的贾太傅。

刘禹锡穿过街市，寻常巷陌，来到靠近湘水的贾谊故宅，青砖黛瓦，绿树扶疏，古老依旧，沧桑依旧。他跨过大门，在屋子里徘徊，在古井边伫立，同为逐臣，同为洛阳人，隔着九百多年的时空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瞬间把他们的心境打通。时值晚春，天气依然寒冷，他站在冷冷的穿堂风中，思绪万千。他想到过时空的变换，想到过自身的命运，也许想起了杜甫《清明其二》中的句子，“不见定王城旧处，长怀贾傅井依然”，还有刘长卿那首《长沙过贾谊宅》：“三年谪宦此栖迟，万古惟留楚客悲。秋草独寻人去后，寒林空见日斜时。汉文有道恩犹薄，湘水无情吊岂知？寂寂江山摇落处，怜君何事到天涯。”或者还想过要写下一点什么，也许什么也没写，也许当时确实写下过什么，只是已遗失在时间的长河中，这一点，已经成了永远的谜。

此时的刘禹锡，经过在朗州的十年磨砺，心境日趋平和，平和中又保持着一种桀骜，对于命运的起伏能够坦然面对，这从他在长沙留下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出。

一首是《赠长沙赞头陀》：“外道邪山千万重，真言一发尽摧峰。有时明月无人夜，独向昭潭制恶龙”这是一首写给僧人的诗，恶龙即毒龙，王维有句“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”应该是借用了王诗的意象。昭潭是地名，在长沙县南昭山下，相传周昭王南征不复，殉于此潭，故名。全诗的意思是那些不合正道的谬论如同高山一样重重叠叠，正确的言论一经发表就将那山峦般的谬论全部摧毁，希望某个明月高悬的夜晚，我独自前往昭潭制服邪恶的势力。

一样的豪气，一样的不妥协的劲头，一样的在表达自己的勇气和决心。

另一首是《长沙赠衡岳祝融峰般若禅师》：“般若公，般若公，负钵何时下祝融。归路却看飞鸟外，禅房空掩白云中。桂花寥寥闲自落，流水无心西复东。”同样是一首写给僧人的诗，诗中般若僧到底是谁，不得而知。禅房静掩在茫茫白云之中，芬芳的桂花在自开自落，潺潺的流水无拘无束地流淌。全诗营造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意境，恬静，美好，心无半点尘埃，没有一点颓废和怨艾的气息，哪像出自迁客之手？

宝历二年(826年)，刘禹锡奉诏返回洛阳，在扬州遇见同样回洛阳赴任的白居易。好朋友相见，酒是自然要喝的，而且要敞开来喝，几番推杯换盏，各自都有了醉意，白居易随口吟诵出《醉赠二十八使君》：“为我引杯添酒饮，与君把箸击盘歌。诗称国手徒为尔，命压人头不奈何。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。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这首诗真诚坦荡，饱蘸深情，为刘禹锡鸣不平，末尾喟然长叹：你的才名太高了，按理说遭受点挫折也正常，但是遭遇二十三年的曲折，这磨难也太多了啊。刘禹锡闻之，深为感动，以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作答，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”对于23年的宦海浮沉，刘禹锡表现得十分乐观与豁达，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，今天听了你为我吟诵的诗篇，暂且借这一杯美酒振奋精神。

晚年，刘禹锡很少和人往来，专门吟诗自得其乐。但他常和白居易交往，酬和颇多。刘“善诗精绝”，白居易赞扬他的诗：“刘君诗在处，有神物护持。”推刘禹锡为“诗豪”。

太和二年(828年)三月，春光正浓，在京城担任主客郎中的刘禹锡又一次去了玄都观，他念念不忘的地方，此时的玄都观已今非昔比，桃花荡然无存，连一棵树也没有了，到处长着青苔，只有兔葵和燕麦在春风中兀自摇曳，14年过去，人是物非，抚今追昔，万般感慨，刘禹锡挥笔写下了《再游玄都观》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这首诗可算是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的续篇。当年种桃树的道士身去哪儿了呢？曾经在这里赏花的刘禹锡今天又来了，内心的桀骜展露无遗，在湖湘这片土地上造就的豪气与桀骜，已经深入他的骨髓。

刘禹锡在《送周鲁儒序》中说：“潇湘间无土山，无浊水，民乘是气，往往清慧而文。”“清慧而文”既是湖湘文化的特征，也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之一。湖南人的性格倔强、傲岸、坚忍、刚健，至近代，湖南人创造了“中兴将相，什九湖湘”，“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”。这种傲骨铮铮的湖湘精神，与刘禹锡的影响不无关系。

文脉长沙